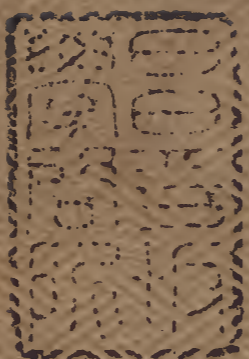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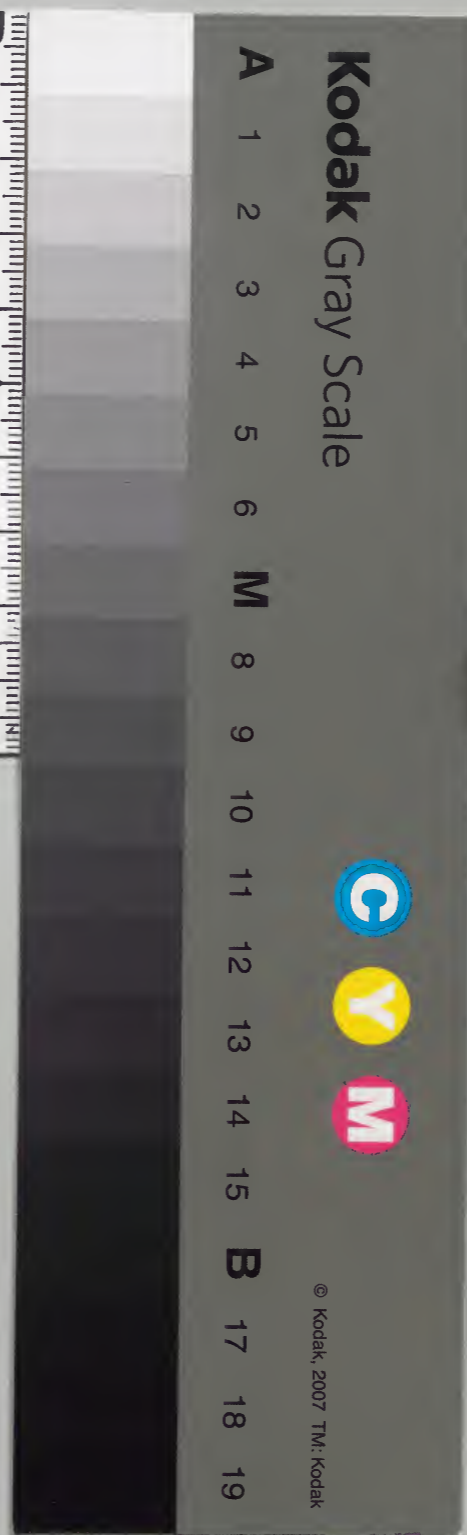
# 反春秋大全



漢書門			
三	三	四	四
八	九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四
七	九
五	〇
函	冊
四	四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04
冊數	38 ( 12 )
函號	275 32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閔公

公名啓方 史記名 閔公名啓方 魯公也 魯公名啓方 魯公也 魯公名啓方 魯公也

周

公未詳

鄭

公未詳

齊

公未詳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閔公

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為漢景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即位  
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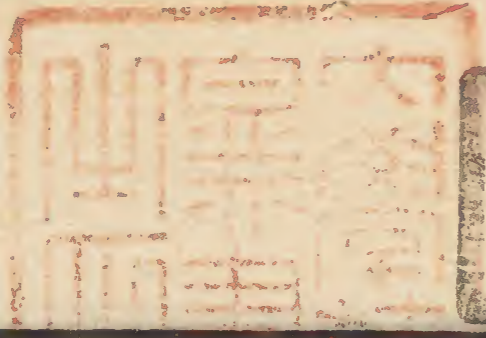
詳見隱公元年

鄭

詳見隱公元年

齊

管仲為政



宋

詳見隱公元年

晉

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二軍

衛

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詳見隱公元年

曹

詳見隱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大分卷之十一

陳

詳見隱公元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二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 見莊公元年

楚 令尹子文為政

秦 詳見隱元年

吳 詳見隱元年

越 詳見隱元年

庚申 惠王十六年 元年 齊桓二十五年 晉獻十六年 衛懿八年 蔡穆十四年

鄭文十二年 曹昭班元年 陳宣三十二年 杞惠十二年 宋桓二十一年 秦成三年 楚成十一年

# 春王正月

左傳 不書即位 亂故也 公羊傳 公何以不書即位 繼殺君不書即位 孰繼 繼子般也 孰殺 子般 慶父也 殺公子牙 今將季子 不免 慶父殺君 何以不誅 將而不免 過惡也 既而不可及 因獄有所歸 不探其情而誅焉 親親之道也 惡乎歸獄 歸獄僕人 鄧扈樂 曷為歸獄 僕人 鄧扈樂 莊公存之時 樂魯淫于宮中 子般執而鞭之 莊公死 慶父謂樂曰 般之辱 爾國人莫不知 盍弑之 矣 使弑子般 然後誅 鄧扈樂 而歸獄焉 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傳 繼殺君不書即位 正也 親之非父也 尊之非君也 繼之如君父也者 文國焉 爾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  
 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  
 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周禮  
 伯朝觀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注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未有諸侯之薨  
 而不告于王者也注氏曰如昭七年衛襄公卒齊惡告喪于周職喪掌  
 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  
 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注氏曰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未有諸侯之子主喪  
 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木故不告于周閔既主

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  
 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木倫也家氏曰子般者

莊之太子雖非嫡子而受命於其父般而見弑魯  
 之木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  
 今也驟板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奉桓  
 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故春秋不書即位張氏曰  
 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  
 桓若能仗義請于天子誅哀姜慶父為之置君則  
 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  
 以致閔公為弑逆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  
 齊桓也劉氏曰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非也  
 去年十月子般卒今已三月亂亦定矣必若  
 亂不成禮何以能朝廟乎朝廟豈非即位乎

# 齊人救邢

春秋左傳

日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  
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履也詩云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  
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嚴梁傳善救邢也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  
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  
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  
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  
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  
也汪氏曰周禮太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  
華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

權救者是則不救者非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夷  
狄來救而中國不救遠國往救而四鄰不救皆罪  
也救而訛其次則著其怠於解紛也救而訛其至  
則著其不及於敵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  
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  
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鬪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  
赴難邪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  
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入將軍

師少也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與救邢之師  
論語以免民左在之功痛於管仲蓋救諸

夏長攘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王氏曰說者謂邢被  
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二年冬  
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為緩  
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將甲師少既而狄又入衛

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師諸侯之  
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廬陵李  
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為務  
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甲師少此書入者其亦桓  
公未力於救患也與救而書入  
救而書次同一伯者之心也

###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莊公亂故是以緩穀梁傳莊公葬而  
後卒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氏曰魯  
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  
後葬昭公客死於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  
有二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  
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弑誤矣

###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丁卯  
以待之穀梁傳盟納季子也杜氏曰落姑齊地

### 季子來歸

左傳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  
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也程氏曰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

杜氏曰季子公之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  
人所思故貧而字之范氏曰子男子之美稱其

曰來歸喜之也范氏曰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

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國人  
懼其遂去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啖氏曰

不言歸自陳齊命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



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其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  
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  
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  
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  
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  
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之  
斯不怨之不名之斯以美  
稱稱之也季子配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卒賊賊於  
是奔陳閔公立尚幼盟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未  
知孰為之也慶父為之則閔公不弑以閔之見弑  
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為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  
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俄而慶父弑閔公於是  
舊適則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  
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  
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知不書全季子也

陳氏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  
正遠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至人善  
其歸不訛而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  
避禍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蓋唯恐季友  
之歸閔公九歲爾孰能奉之出會霸主而為國計  
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如衛之石  
碯深謀秘計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  
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  
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  
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郕以待之若不  
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子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  
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  
魯大臣之有謀也陳氏曰邦之機隍有親且賢孰  
不賴之季友過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  
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  
而召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書  
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叙魯人喜

其來歸也其來歸也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入之  
之情也之情也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  
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  
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  
也堯敦九族而為親賢退也堯敦九族而為親賢退置訟周厚本枝而庸且  
仲黜蔡鮮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者  
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  
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宋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  
之如此寬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

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  
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又曰季子  
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  
得二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  
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笑季子無狀觀於  
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  
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汪氏曰朱子謂夫子書季  
子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於社  
稷故取之又謂成風聞季友之辭乃事之自是大  
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  
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占筮之辭多不可信苟謂  
季子非美之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  
季子高子以子稱聖人必有深意也廬陵李氏曰  
此條賢季子二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稱  
異何氏以為季子辟內難自葬原仲時已出奔陳  
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未嘗奔陳也時慶父內  
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煇齊恐為國家禍亂故季  
子如齊問之奉閔公託齊桓為此盟下書歸者使

典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致而起季子託公于齊侯也齊後曰繼魯本感落邪之托故令典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

# 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來齊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美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自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 仲孫齊太夫也

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華孫同汪氏曰左傳昭四年云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孟仲孫乃無知其不稱之後孫氏以為天子之命太夫未詳是

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美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必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  
 乏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  
 以患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  
 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說之也堂  
 胡氏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訛之也問魯  
 可取者齊侯之心侯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訛  
 之以其從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齊  
 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劫齊侯因亂  
 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趙氏曰病桓公而嘉  
 仲孫也陳氏曰書來訛也仲孫之來規魯也莊公  
 薨子般弑閔公幼落姑之盟嘗請於齊僅能復季  
 子而中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  
 憫然使人以規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  
 人之難以為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陳氏曰

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  
 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  
 孫之智善於規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  
 秋所以垂貶仲孫而不名以為有以異於傾險  
 乘勢者之可誅也永嘉呂氏曰仲孫垂不書名直  
 言來而罪自見矣庐陵李氏曰春秋直書來者祭  
 伯祭公州寔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巳獨齊仲孫來  
 書法似與祭公來同蓋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為  
 交訛之也然祭公猶以遂事為訛仲孫則以不能  
 明於奉使之義故貶之同於私行之例耳啖氏  
 曰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按齊之  
 仲孫謂是魯之公子子謬亦甚矣庐陵李氏曰仲孫  
 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兼得二家之旨無餘蘊矣

**附錄** 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方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  
 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方魏以為大夫士  
 為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

極又焉得立不知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天子其無晋乎卜偃曰畢方之後必大万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象初畢方筮往於晋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王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牀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辛 惠王十二年 齊桓 二十六 晉 獻十七 衛 懿九 秦 穆十五 鄭 文十三

曹 昭一 陳 宣三十三 杞 惠十三

宋 桓二十二 秦 成四 楚 成十二

###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國名齊人逼徙之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其國也家氏曰齊桓遷邢刑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善地以為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現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為附庸并蕪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強其所欲之辭也啖氏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與戒繼絕之心也汪氏曰齊人遷陽以力逼而遷之也不地者自是不復見也邢遷夷儀非齊遷之乃邢人自欲遷也滅譚滅遂桓公初年之事也降鄭下陽則不絕其祭祀矣存邢存衛存祀則與滅繼絕之意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

#### 附錄

左傳春號公敗大戎于涓洩舟之倚日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也末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二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訊何訊爾訊始不三年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禘其禮皆合祭也禘者

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

此之謂禘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趙氏曰據大傳喪服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

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襲狎故也陳氏曰詩頌長發太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士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列考之文王則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哉宋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時祭及禘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饗是也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

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禘注代曰公羊

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曾子問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相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今按公羊言太禘之禮曾子問及時禘之禮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

劉氏曰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之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王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冢堂胡氏曰諸侯有禘無禘然尊而天子卑而大夫亦聞有言禘之名皆為合食於其祖而言爾非別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有禘祭之禮

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禘也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

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太嘗禘是也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王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采子曰春秋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五峯胡氏曰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務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冢堂胡氏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言天子諸侯有先也七世之廟天子之先則有天子祀先之禮五世之廟諸侯之先則有諸侯祀先之禮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周公之廟則非所以事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後者吾不欲觀之或者疑之而問其說則曰不知者禘國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而不私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郊禘之失知其說者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則短率人之志矣

何氏曰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杜氏曰三年也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太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訛高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但禘為然哉

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杜氏曰新主既立特祀於寢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不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汪氏曰檀弓虞祭之明白祔于祖父曾子問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注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然則莊公葬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一舉而今曰禘于莊公蓋以告禮時祀于寢耳

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永嘉呂氏曰魯禘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於

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陳氏曰以其不勝訊訊其甚者耶家氏曰禘禮當行於太廟今禘于莊公將屈太祖群廟之主而祔於莊公以行禮乎則為屈尊從卑悖於禮者也若特於莊公而不及太祖群廟之主焉在其為審禘昭穆乎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訊矣張氏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趙氏程氏言之詳矣今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備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屈川吳氏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婁之所為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真至筆也秦溪楊氏曰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於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紊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未



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禘禘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  
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魯之有  
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用之於莊  
公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 四時

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趙氏曰周禮記

祠夏初秋嘗冬烝公羊傳亦同毛詩云初祀烝嘗  
于公先王也顏故云烝其祠初嘗烝禘非時祭  
之名王制祭統春禘夏禘祭義春禘秋嘗却玄注  
皆云夏啟禮周以禘為故更各春祭曰祠如  
特牲春禘而秋嘗却注禘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  
孔氏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誤初諸儒私撰之  
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  
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  
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着書不相符合鄭玄不  
達其意故王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  
賜之重祭如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啟禮哉左傳  
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

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諸  
廟合行之皆妄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  
云爾 釋氏曰閔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公  
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  
云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遂誤為時祭且魯祭  
非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為當也如桓公五  
月烝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  
烝夏嘗乎然先儒所論禘禮程子與文定父子以  
為合祭羣廟之主而朱子師友從趙氏以謂不兼  
羣廟之主故朱子謂程先生云禘是禘其祖之所  
自出併廟之主皆祭之恐未然顧古禮盡亡不可  
詳考趙氏據記之太傅小記程子因漢儒之說而  
分禘禘其謂禘為合祭與不合祭雖不同然皆推  
其始祖所自出而非諸侯所得祭也纂例訊左氏  
妄引禘名以經證之所云禘于武宮經止書有事  
云禘于禘公而經書從祖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  
人禘祀而又錄晉人之言曰魯有禘樂荀諸國皆  
有禘則曷為唯魯一國有禘樂耶 列氏曰公主

云朱可以稱官庶非也此直就莊公主百戶陵李氏曰春秋書掩二此年及僖八年掩于太庠皆先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吉掩之說三傳皆知喪掩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道掩程氏胡氏能發明魯掩之非禮而不知掩本無食惟趙子得之

#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傳奪下齧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下齧賊公于武闈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料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于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遠賊親親之道也穀深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按左氏初公傳奪下齧田公不禁慶父使下齧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

## 仲尼親筆也

**陳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也遇弑君父之太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臣賊子之微具矣

## 任魯則獨編史克之頌

**汪氏曰**魯頌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今按朱子謂魯無變風非夫子所削故左傳所記當射列國賦詩及吳季札規周樂皆無曰魯頌者今考圃生之祀威之孤案皆諷刺之詩或魯人不陳其詩或夫子所刪耳

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宋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後世緣此制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

肉之恩前漢書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

大功以上得相容隱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

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

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

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

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汪氏曰如

路寢小寢高寢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

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脩之乎後世記言之士

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汪氏曰如漢平帝紀直書

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曰如魏

稱成濟前刺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張氏曰凡人於

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

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矣者傳

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聖訓萬世故不徒

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

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

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城亡雖欲諱之而

實不可掩矣汪氏曰或謂不地固見其弑終無以

著亂賊之罪夫君薨必書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因

其傳察隱閔所以不地之由則亂賊之罪無所逃

他国尔設令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公羊之說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言凡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每葬字何足為義乎穀梁之說亦非也

###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音遜穀梁傳孫之

為言先遜也諱奔也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

范氏曰文姜有

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爾氏曰文姜无妻道哀姜无母道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見在公志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而後貶絕也

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

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国人

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

父之親矣在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

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

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

犖卜齎之又交發于党氏武闞之間哀姜以国君

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

汪氏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逆女屢往以致其

勤冊楹刻棟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与公偕至悍然驕侈之態已見於薦舍之時矣蓋哀姜習聞文姜淫姣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无羞惡之心与哉

而无制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然哀姜孫知不夫去姜氏者文姜孫于宗國不削姓氏不足見其罪哀姜孫于知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惜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昧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和者蓋有澤行典弒謀身負二惡自憚於心而畏齊桓故不取歸齊也

###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和共仲奔莒及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

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和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

陳氏曰宋方奔陳魚殺之不書慶父奔莒與殺之亦不書

所以以發佚賊之責也

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

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

盡行也

趙氏曰慶父弒子般季子不誅之者設以季子威令未著力不能爾非不討也

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

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

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

協國人之情平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  
 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知者亦不能善其後矣  
 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  
 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邪慶父奔莒所以深  
 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  
 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  
 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  
 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

史記呂后紀后崩諸呂欲  
 為亂朱虛侯以呂祿女為

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表令發兵以內應諸  
 呂使灌嬰擊齊嬰典齊焚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  
 之平勃令紀通持節內勃北軍復劫酈商令其  
 子寄說呂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  
 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呂產欲入宮為亂  
 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  
 誅之况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  
 位成王封周公於曲阜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  
 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  
 根深矣其耳自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  
 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  
 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  
 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取臣之道是以至此極

禮記  
 明堂

故書孫知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

或問慶父弑二君何以下貶其

公子典鞏同茅堂胡氏曰鞏不稱公子者為戒賈  
威之卿主兵擅權之漸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圖  
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知奔莒則知夫人姜氏  
公子慶父實弑公也張氏曰慶父與姜氏謀弑閔  
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  
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託  
立信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弑其  
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  
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  
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欤汪氏曰慶父繼  
弑兩君勢傾魯國顧不能實君必自託而避罪出  
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為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  
人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圍  
人犂卜對之變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  
使季友適邾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石楮雍寧之謀  
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

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在伯國之誅  
而不得奔耳然魯人求慶父于莒既至而繼當  
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悉其死  
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異於  
叔牙而公孫敖為卿無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  
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此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  
以共仲弑逆罪非赦比而削其喪歸以絕之歟  
陵李氏曰宋方出奔陳陳人受賂而後歸之慶父  
出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方慶父之  
誅以通逃主罪陳莒也陸氏曰穀梁云其曰出  
絕之也按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為又居陵李  
氏曰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為季子推親親之  
恩夫慶父弑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則  
于子般閔公之讎曷報乎張氏陳氏之說是矣

附錄

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  
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闢于而社為  
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  
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

遂以命之

#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尔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東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程子曰高子來魯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也魯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

杜氏曰盖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

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

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

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

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

以爲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

其明入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

其不白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劉氏曰魯君殺國亂上下莫相



安齊桓公驚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  
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庸之也高子能深  
執忠臣之義勉其君於國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  
之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為人臣忠  
也從義不從命矣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  
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陳氏  
曰不言使其誼有君之所不及也王氏曰魯危而  
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其功一也春秋內外  
大夫之美者莫過於二子故皆以子稱也陸氏曰  
不書使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義與楚屈完  
來盟不書使同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皆所以窺  
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予奪之異者蓋  
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來視魯國之虛實不能與  
其比也高子言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之土地而  
遂能定其難也况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  
公弑夫入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  
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金然仲孫字而不名  
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錄味若高子之安危

繼絕有廟於魯耳又曰來盟不稱使者三皆非前  
定然高子定難而在魯國屈完服義而從中國皆  
美之也華孫私交而無君命則貶之也事同而褒  
貶不同者宋魯無事而華孫私來結盟則罪也春  
秋屬辭之義必考上下文而觀之居陵李氏曰凡  
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  
子毛伯宋司馬華孫皆慶齊高固之類是也非私  
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  
族齊有大夫則高侯書子皆貴之所以別於私交  
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  
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得之又曰閔公編書  
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者國人  
之喜而仲孫止書來及春秋之所訕仲孫高子不  
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及春秋之所善一  
字之法精矣○劉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無君也  
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  
公已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  
乎盟于既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

# 十有一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一月狄入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公與石和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縞衣，曰：「听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夫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使華龍濟，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英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必齊人使昭伯，丞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又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夫公逆諸河，齊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蓋之以其勝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扈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婦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者三百，與門材，婦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婦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者三百，與門材，婦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

謂河南劉奔曰：「史氏記繁而志寡。」文中子曰：「史氏之失，自遷固始，記

繁而志寡，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精

有波，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

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

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龜山楊氏曰：「衛

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因以是說攷於歷代，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

汪氏曰如齊莊陳靈蔡景之殺身秦呂不韋漢梁冀之敗家晉賈后淫亂隋煬帝陳末人之亡其國唐高宗武后申宗常后玄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宗揚貴妃皆幾至滅亡

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

聖經之旨矣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君笑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不至而淶

然雖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譙幾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正書入也必衛為春秋初之大國終五十年淪於亡滅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則滅可不戒哉陳氏曰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

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汪氏曰衛書入而不言滅或以桓公不能殺我狄故為之諱或以為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始雖不能却我狄於衛未滅之先而猶能存衛於伏既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人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也

###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師也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

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汪氏曰左

狄蓋鄭之君臣以禦狄使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

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

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

詩宋子曰孔氏以是詩為公子觀此則鄭棄其師

可知矣高氏曰鄭伯以百姓之命授非其人非棄

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

自罪耳况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

棄其民乎張氏曰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罔與守

邦夫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

人蓋一體也今以欲意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

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

就亡矣爾川吳氏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

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無所損也今鄭無

戰聞之事乃使其臣將兵于外久而弗得歸致其

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

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

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

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搖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救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五代史晉桑維翰傳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入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魏罔公事無鉅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一制書指揮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

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二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

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陳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

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陸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之也陳氏曰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為義則太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于鄭為義則王子帶不書奔汪氏曰齊人讎于遂自讎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子髡沈子逞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子髡沈子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耳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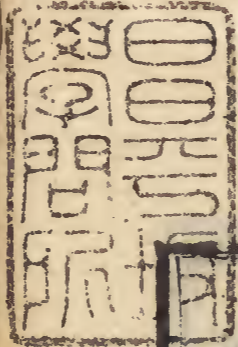
**附錄** 左傳晉侯使公子申生伐東山畢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  
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魯落氏將  
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  
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虐民  
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无  
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  
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孤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  
養御罕夷先舟木為右羊舌太夫為尉先友曰衣  
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无隱  
兵要遠災親以无災又何患焉孤突歎曰時事之  
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裘之旗也故故其事則命以  
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裘則佩之度今命以時  
卒闕其事也衣之雁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  
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雁涼冬殺金寒玦高胡  
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卷曰帥師者

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履命可知  
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雁奇无常金玦不  
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舟木曰是服也狂夫阻  
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死有內諛不如  
違之孤突欲行羊舌太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  
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孤  
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內寇並后外寇二  
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成夙聞成季之繇乃事之  
而屬信公馬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  
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邲遷如歸衛國忘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敬教劝孝授方任能元年  
單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一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commentary or the main text of the book,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



慶應

